

39

路易·阿姆斯特朗这老哥们，你自认是他兄弟，尽管他自己早已死了，可你瞧那黑白的老影片，一条条白道子在下雨，这老黑哥们却唱得在地上直打滚。

一缕游丝，在风中飘……

你得活得快活，活得尽兴，啊，马格丽特，你又想起她，就是她让你写这本破书，弄得你好憋闷，好生压抑，这婊子折腾得你好苦，真想狠狠再操操她，照她要的那样抽打，这受虐狂，再抽她你可不会再流泪。

你还真想哭上一回，你个任性的孩子在地上打滚，哭得个死去活来，可你没有眼泪，没有，还真的没有，你老啦，哥们！

管你是一条虫，还是一条龙？更像一头没主人的丧家之犬，也不用愉悦谁，去讨人喜欢。你，一只打洞的鼯鼠，就喜欢黑暗，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，看不见猎枪，也丧失目标，而目标又有何用？

如今你获得了新生，拣起的这条性命想怎么用，就怎么用，你就要让你这残存的性命活得还有点滋味。最重要是活得快活，为自己活而自得其乐，别人如何评说，全不在乎。

自由自在，这自由也不在身外，其实就在你自己身上，就在于你是否意识到，知不知道使用。

自由是一个眼神，一种语调，眼神和语调是可以实现的，因此你并非一无所有。对自由的确认恰如对物的存在，如同一棵树、一根草、一滴露水之肯定，你使用生命的自由就这样确凿而毫无疑问。

自由短暂即逝，你的眼神，你那语调的那一瞬间，都来自内心的一种态度，你要捕捉的就是这瞬间即逝的自由。所以诉诸语言，恰恰是把这自由加以确认，那怕写下的文字不可能永存。可你书写时，这自由你便成看见了，听到了，在你写、你读、你听的此时此刻，自由便存在于你表述之中，就要这么点奢侈，对自由的表述和表述的自由，得到了你就坦然。

自由不是赐予的，也买不来，自由是你自己对生命的意识，这就是生之美妙，你品尝这点自由，像品味美好的女人性爱带来的快感，难道不是这样？

神圣或霸权，这自由都承受不了，你不要也要不到，与其费那劲，不如要这点自由。

说佛在你心中，不如说自由在你心中。自由绝对排斥他人，倘若你想到他人的目光，他人的赞赏，更别说哗众取宠，而哗众取宠总活在别人的趣味里，快活的是别人，而非你自己，你这自由也就完蛋了。

自由不理睬他人，不必由他人认可，超越他人的制约才能赢得，表述的自由同样如此。

自由可以呈现为痛苦和忧伤，要不被痛苦和忧伤压倒的话，那怕沉浸在痛苦和忧伤中，又能加以关照，那么痛苦和忧伤也是自由的，你需要自由的痛苦和自由的忧伤，生命也还值

得活，就在于这自由给你带来快乐与安详。